

如果说有哪种身份,可以让你在年轻时便与这个国家融为一体,那么,“军人”就是最好的答案之一——

一朝着戎装,一生家国情

■付轲

讲述·老兵心路

走在清华园里,人来人往,灿烂的阳光照在一张张青春洋溢的脸上。我和其他同学一样,穿梭于教室和宿舍之间,忙着钻研学业,忙着构想未来。

但我又与他们中的大多数不同。我是一名老兵,曾服役于中部战区某师。那个深夜,大巴车载着我们驶进一个偏僻大院,迎接我们的是热闹的锣鼓声和热情的班长,我们回应的是声声还不合格的“到”。每当回想起当时的场景,我的脑海里就会浮现出黝黑夜色中路灯下的那个哨兵,目光坚毅,站姿笔挺,用标准的军礼,给了我来自军营的最初震撼。

我知道来部队一定会吃苦,但还是对军营的“苦”没做好充分准备。入伍不到4个月,我第一次参加长途拉练,3天100多公里的行走让我的脚上磨起好多水泡,走起来钻心地疼。夜里,班长

让我用针把水泡挑破,把线留在里面,脓水顺着线流干,脚就不会疼了。可我记得初时在没这个勇气,但继续行军时脚底难忍的疼痛让我甚至有了放弃的想法。一路上,生理上的疼痛和心理上的信念一直在进行博弈。到了休息地,班长再次让我把水泡挑破,我犹豫了一下,看着红通通的脚底板,一咬牙把针扎了下去……

再次出发时,刚开始的几步脚底仍然很痛,甚至可以感觉到水泡里的脓水被挤了出去,但走着走着就没那么疼了。拉练结束返回营地,看到脚底密密麻麻如织毛衣般的黑线,那一瞬间我竟然感受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兴奋。我知道,那是一种战胜自我后的欢欣,而自己,离成为一名真正的军人更近了。

我有幸参加了建军90周年阅兵,并荣立了三等功。当时我身处护旗方阵,900个人的动作整齐划一,没出一丁点差错,这需要我付出何等的心血?《亮剑》里李云龙说过:

“英雄或是优秀军人的出现,往往是由集体形式出现,而不是由个体形式出现。理由很简单,他们受到同样传统的影响,养成了同样的性格与气质。”我想说,中国军人的字典里从来没有“过得去”3个字,只有“过得硬”3个字,把优秀当成一种习惯,就是中国军人的一种气质。

一位曾在武警部队服役的战友退伍归来,给我们讲述了他的一段经历:2017年洪水过境武汉,部队临危受命,连夜从驻地赶赴灾区。到了救灾现场,所有人义无反顾地扛起沙包冲向堤坝,奋战数日,毫不懈怠。7月的武汉蚊虫肆虐,闷热潮湿,那次任务不可谓不艰苦,却是他军旅生涯最珍贵的回忆。

听着他的讲述,一个画面也浮现在我的脑海中:除夕夜,整个营区在呼啸寒风和漫天雪花的映衬下,显得分外寂静。我和战友踩着积雪走到岗亭,持枪站定。听着一墙之隔外的欢声笑语,看着夜空中偶尔绽放的烟火,那一刻,我真正明白了守护与责任的意义。

我们常说,军营是个大熔炉,历经淬炼,收获成长。这种成长,在我退伍回到学校后,感触更深。我发现自己的思维模式、行为方式与身边同学有所不同,在学习工作中表现出很多显而易见的优势,比如团队意识突出、善于为他人考虑、执行力强等,这些都帮助我很快获得老师和同学的认可,也必将会让我受益一生。

但穿上军装,于我而言,最重要的是生成了一种壮阔的胸怀。如果说有哪种身份,可以让你在年轻时便与这个国家融为一体,那么,“军人”就是最好的答案之一。身在军营,在青春热血的燃烧中,在时光流逝的坚守中,在与祖国大地的朝夕相处中,我们获得了勇气,学会了担当,铸就了忠诚。

正所谓,一朝着戎装,一生家国情。

(付轲,现就读于清华大学,曾服役于中部战区某师)

题图照片:姜昊
本版制图:刘程

最美退役军人

“氧气吸不饱,风吹石头跑”,这是报道高原生命禁区的新闻稿件中常见的场景。但如今有关西藏阿里地区措勤县磁石乡的新闻,画风却变为“高原上草,坦阔乡村道”。

带领全乡742户牧民“敢让高原换新颜”的,是磁石乡党委书记李志龙。从部队转战地方,这位退伍老兵每换一岗都干出名堂。2015年他到磁石乡上任后,该乡被评为阿里首个自治区级“生态乡镇”,贫困人口3年减少了三分之一。

“男儿世上走一遭,就要不白活一回。”李志龙的人生观,简单,深刻。2001年,湖南伢子李志龙穿上军装来到高原,入伍第一课,就听得他眼圈发红;开国将领张国华举家迁藏,小女儿途中夭折;云端“劈”坦途,2000多名修建川藏公路的官兵埋骨天路……先辈的忠诚与信念,让“奉献”一词深深烙在李志龙的心底。

一张军旅白纸,开始书写深情。李志龙踊跃参与连队义务助民活动:和驻地特困户结成帮扶对子,他拿出积蓄资助藏族上学;参与绿化“第二故乡”,他倡议各自对责任树“管到底,种下一片林,留下一段情……”

爱,总在互动中升华。李志龙所在连队系藏乡,赢得藏族认可。拉练队伍经过村庄,各家各户都会敬上一碗酥油茶,或是递来一个藏鸡蛋。此情此景,让官兵们心中总有说不出的感动。

2003年,李志龙服役期满,面临人生抉择。退伍返乡还是留在藏乡?李志龙权衡再三,选择后者,他希望能为建设新西藏贡献力量。退伍时,他向送别的战友承诺:退伍不褪色,我会在另一个战场为连队争光。

说得响亮,干得漂亮。退伍后李志龙考入西藏大学,毕业时主动选择到阿里地区最偏远的措勤县工作,有群众碰上难题求援,他总会倾力帮忙,联系方式也向群众公开,成为24小时开通的藏语“服务热线”。因为,那两年的军营生活让李志龙懂得,“将心交给群众,群众就会觉得你是自家人。”

在西藏工作,随着年龄增长,大多数人会选择做海拔“减法”,李志龙却坚持“人往高处走”。在他看来,自己虽然退伍,但不能当“逃兵”,一定要在为民服务的征程上“更进一步”。

2015年,李志龙响应组织号召,来到平均海拔超过4700多米的“生命禁区”磁石乡担任党委书记。

当书记的第一天,看到磁石乡垃圾遍地、道路泥泞、房屋破败的场景,李志龙百感交集。“磁石不富,永不止步”,李志龙在乡党委会上立下“军令状”。之后,他踏遍磁石乡的山山水水,走访全乡742户牧民,形成5大本调研报告,摸透了各村发展路径。

李志龙走的第一条路,是管长远、固根本的“生态路”。他走村串户宣讲环境卫生,手书倡议书号召文明生活,带头落实美化主体责任。书记既喊破嗓子又做出样子,带大家闯出了生态致富的路子:各村干净整洁,路旁堆绿叠翠,群鸟绕耳声声唱,繁花湿足朵朵香……磁石乡焕然一新,2017年引来2万多名游客到访。

生态的改善不仅“吸睛”,而且“吸金”。李志龙因地制宜,为各村“私人订



「生命禁区」的扶贫坚守

记西藏阿里措勤县磁石乡党委书记、退役军人李志龙

■邢晓阳 本报特约记者 晏良

制”发展路径。一时间,规模养殖、旅游副业等新兴产业闯入磁石乡百姓的生活,大家的腰包鼓了,爱党爱党跟党走的信念愈发牢固。

忆往昔,泥泞遍足底;看今朝,锦绣满征程。伴着党的治边稳藏战略和脱贫攻坚任务深入推进,李志龙顺势而为,带着百姓昂首奔走在追梦路上……

拖累了你。”

“伤疤是军人的勋章,很荣幸我的军旅生涯能有这样的勋章。好好训练,当一名好兵。”杨长世拍拍新兵的肩膀,踏上了回乡的汽车。从此,作别高原。

“岳父这辈子没有生育,他是我妻子的继父。很多年前我亲岳父去世,他‘倒插门儿’到我妻子家里与我岳母相依为命,把子女拉扯大。”女婿望着不远处的岳父,眼里充满同情。回到家乡后,村里照顾杨长世,工分给他记满,加之他年轻力壮,即便右手不灵活,生活起来也没有太多困难。后来土地包产到户,一切活计都要亲力亲为,随着年龄的增加,右手的残疾越来越影响他的生活,日渐贫困的他错过了娶妻生子的黄金年龄,用他的话说:“娶了别人也不能让人家过好日子,就不要去祸害人家了。”

“原本他可能就这样孤独终老,直到遇到我岳母,才算有了一个完整的家。”女婿讲道,近年来老人身体每况愈下,他一直想念着高原,想念着骑兵连,他说如果余生不能再回老连队看一眼,死不瞑目。

我们来到高地的背后,也就是老人曾经训练的地方,漫山遍野的格桑花正悄悄地绽放。“格桑”在藏语里是“幸福”或“美好时光”的意思,骑兵连自上世纪50年代初进驻果洛以来,一代又一代的官兵像杨长世老人一样,守护着高原人民的格桑花,守护着他们的幸福与安宁。

离开驻训地,骑兵连官兵乘马列队用骑兵特有的举刀礼送别老骑兵。杨长世老人用颤抖的右手捧了几捧泥土装好,小心翼翼地装进背包。

走出营门的那一刻,杨长世突然转身向马队喊道:“我永远是骑兵连的兵!”

那一刻,一股热泪涌出我的眼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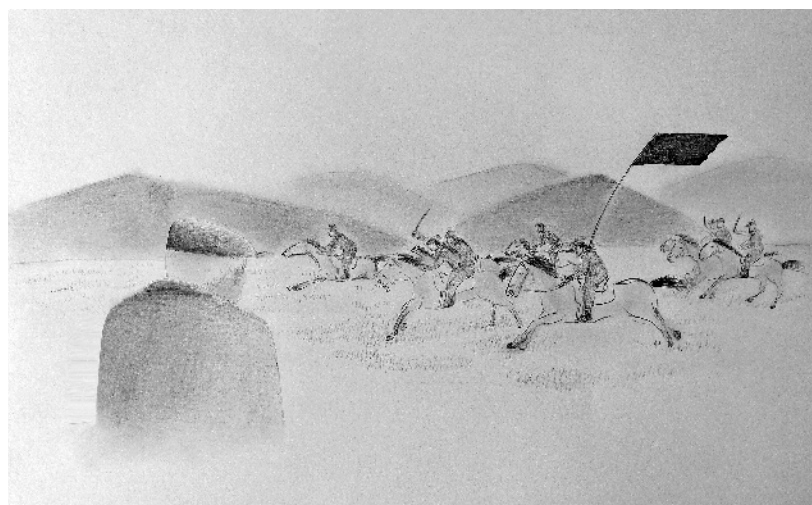
绘图:冯柱



时隔42年,一位老骑兵重回老连队。他思念的,是那漫山遍野的格桑花,是那片洒下他热血的“故土”——

“我永远是骑兵连的兵”

■文明



出一抹红光。

“只要马刀出鞘,就只能往前冲,剑锋所指,有我无敌,有敌无我……”老人和战士们谈了很多骑兵的历史以及训练方法,乘马越障,乘马劈刺这些训练科目,他都能讲清楚动作要领。

看着老人兴致勃勃的样子,我在一旁和他的女婿聊起了天。“老班长身体真好,这么大岁数了还这么硬朗。”“其实他右手受过伤……”他的女婿

叹了口气,我立刻想起老人回敬军礼时右手颤抖的样子。

女婿讲起了岳父的故事。1976年,杨长世带领全班执行任务,途中遭遇暴雪,军马受惊癫狂,一名新兵从马背上跌落,脚套在马镫里,被狂奔的军马拖拽着向前。危急关头,杨长世骑马追上失控的马匹,毫不犹豫地奋力一扑,用匕首将新兵的腿革割断,战友最终获救,他的右手腕粉碎性骨折。

致敬·心中英雄

(一)

杨长世老人在女婿的陪同下来探望自己的老连队。他头戴一顶鸭舌帽,有些佝偻的身躯穿着旧式中山装,花白的胡子与黝黑的脸庞透露出岁月的沧桑。

老人来时,连队正在外驻训,留守营区的我接待了他们。老人用左手从背包里掏出一个被很多层塑料袋严实包裹着的盒子,一层一层、小心翼翼地将塑料袋解开,打开盒子给我看。盒子里整齐放着的,是一个小本子和3张照片。

3张照片,一张是证件照,一张是老人着旧式军装和战友的合照,最后一张照片上,老人威武地骑在扬蹄的战马上,双手握缰,意气风发。那个小本子上清晰地印有“退役证”3个字,里面清楚记录着老人荣立过三等功1次、嘉奖6次,部队职业一栏“骑兵”二字格外显眼。

老人告诉我,1973年他从甘肃应征入伍,来到青藏高原当了3年骑兵。他经多方打听,才知道老连队历经数次转隶改编,现属于第76集团军某旅骑兵营果洛骑兵连。这正是我所在的连队,是目前全军仅有的几支建制骑兵连之一,驻地海拔4200多米。

“老班长好!”我确信眼前这位老人就是我们的骑兵老前辈,立刻向他行了个标准的军礼。

“不要客气,都是战友,叫我的名字就行。”老人迅速起身还礼,敬礼时右手颤抖,看上去很是吃力。

“班长,我们想去你们的驻训地看看,行吗?”老人很客气地对我说。

我给指导员汇报了一下,因为驻训地离连队不太远,我请老人稍等片刻,等我忙完手头的事就带他们去。

“不耽误你的工作了,我知道那地方在哪里,自己去就行。”话音刚落,老人已走出了营房,我和他的女婿忙跟了上去。

上山的时候,老人步履很快,像一个着急回家的孩子,丝毫不像60多岁的人,我和他的女婿追了好一段才跟上他。

快接近驻训地时,老人突然停了下来,尽量让佝偻的身体站得笔直,从衣领到衣角仔细地整理着装,像是外出执行任务归来的战士,等着向值班员报告,请求归队。

“以前这是我们的靶场。”老人指向前方,战士们正在组织乘马跳上下训练。我本想尽地主之谊,为老人介绍这一带的情况,没等我开口,就被老人打断了:“前面那座山,我们那会体能训练时没少上山山下来回地冲,山的后面长满了格桑花……”岁月在变,可老人对这片他生活过的土地依然熟悉如初。

(二)

看到训练场上英姿飒爽的骑兵战士,老人眼睛瞪得溜圆,黝黑的脸上散发